ロ

へ16
4035
19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六

明雋李蔣之翹輯注

順宗實錄卷第一 起藩邸盡貞元二十一年二月

按實錄李漢序謂公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方本从之不載朱子云李漢之說據當時而言之似未爲失然其爲害已足使筆削之逸無復眞本實錄竄易不成全書是則皆李漢之爲也方氏不察而從其說既已誤矣況今去公之時又益以遠比之當日事體又大不同故其片文隻字名爲公之作而決可知其非僞者皆當收拾使無失墜乃爲眞能好公之文者耳爲特詳加校定存之外集庶幾見筆削之本旨云○舊史公傳云時

特研圖書
No. 29 124
29. 9. 9
教授
ヘ16
4035
19
<99-135>

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
叙事拙於取捨頗爲當代所非穆宗文
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壻李漢蔣係在
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別撰順宗實
錄三卷且公進實錄表狀所云乃監修
李吉甫以韋處厚所撰未周悉令臣重
修而舊傳反謂所撰不當處厚別撰三十
卷誤矣新史又云自韓愈爲順宗實錄
議者鬨然不息卒竄定無全篇按路隋
傳文宗嗣位隋以宰相監修國史初韓
愈撰順宗實錄書禁中事太切直宦寺
不喜訾其非實帝詔隋刊正隋建言衛
尉卿周君巢諫議大夫王彥威給事中
李固言史官蘇景胤皆言改修非是夫
史冊者褒貶所在匹夫善惡尚不可誣
況人君乎議者至引雋不疑第五倫爲
比以蔽聰明臣宗閔臣僧孺謂史官李
漢蔣係皆愈之壻不可參撰俾臣得下

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已非自出元和
以來相循逮今雖漢等以嫌無害公議
請條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刊定有詔摘
貞元永貞間數事爲失實餘不復改漢
等亦不罷由是觀之則公於元和十年
夏進此實錄後纔一刊正是文宗朝所
特改者貞元永貞間數事耳舊史以爲
韋處厚別撰者固非而新史又謂卒竄
定無全篇者亦非也司馬溫公攷異云
景祐中編次崇文總目順宗皇帝實錄
有七本皆五卷題云韓愈等撰五本略
而二本詳編次者兩存之其中多異同
然則是非取捨後世安所折衷耶終之
唯公之信而已此新史所以采摭無遺
且以公爲知言也歟○李性學曰歐陽
永叔文學韓退之惟五代史過順宗實
錄遠甚所謂青出於藍也楊愼曰蘇老
泉云唐三百年文章非兩漢無敵史才

宦有如丘明遷固而卒無一人可與陳壽范曄比肩其論當矣蓋韓退之順宗實錄亦在所不取也

史臣韓愈撰　或無此五字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德下史有弘道二字諱誦
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
月十二日生正月戊戌生於長安之東內大暦十四年封
爲宣王建中元年立爲皇太子史順宗始封宣城郡王大暦十四年六月進封宣王十二月乙卯立爲皇太子慈孝寬大仁而善
斷留心藝學亦微信尚浮屠法禮重師傅引

見輒先拜善隷書德宗之爲詩并他文賜大
臣者率皆令上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間
上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導衛備嘗辛苦倉或作蒼○建中四年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反犯京師上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唐安公主自苑北門出有竇文場霍仙鳴者嘗事上於東宮至是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使普王誼前驅太子執兵以殿自咸陽幸奉天縣上之爲太子於父
子閒慈孝交洽無嫌每以天下爲憂德宗在
位久稍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因緣用事外
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

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貞元九年五月以裴延齡爲戸部侍郎判度支）務刻剝聚斂以自爲功天下皆怨怒上每進見候顔色輒言其不可至陸贄張滂李充等以毀譖朝臣懐懼（懐所江切）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閣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罪内外無敢救者上獨開解之城等頼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上有力焉（史云裴延齡韋渠牟用事世皆畏其爲相太子毎候顔色陳其不可故二人者卒不得用）貞元二十一年癸巳德宗崩景申上即位太極殿（諱誦也景申丙申也避唐諱也餘倣此太極殿即西内前殿）冊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歳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巳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大寳惟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咨爾皇太子誦睿哲温恭寛仁慈恵文武之道秉自生知孝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嗣德彰春闈恪慎于厥躬祇勤于大訓必能誕敷至化安勸庶邦朕寝疾彌留弗興弗寤是用命爾繼統俾紹前烈宜陟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奉冊即皇帝位爾

惟奉若天道以康四海懋建皇極以熙庶功無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倉卒名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衆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家嗣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按范氏謂德宗將沒不能屬宰相以社稷故太子既立二十餘年而宦者猶有他議衛次公特以草詔得至禁中遂阻其謀不然幾爲趙高之事矣）

上自二十年九月得風疾因不能言使四面求醫藥天下皆聞知德宗憂慼形于顏色數自臨視二十一年正月朔含元殿受朝○（朔上史有辛未二字元或作先含元殿東內丹鳳門正殿也即龍首山之東麓皆基高正地四十餘尺左右有砌道盤上謂之龍尾道龍朔二年建）

還至別殿諸王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爲之涕泣悲傷歎息因感疾恍惚日益甚二十餘日中外不通兩宮安否朝臣咸憂懼莫知所爲雖翰林內臣亦無知者（含元殿至日益甚四十一字舊史云德宗不豫諸王親戚皆侍醫藥獨上臥病不能侍德宗彌留思見之太子涕咽久之）

二十三日上知內外憂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稍安（按祕喪則不應麻鞋發喪則不應紫衣蓋當時倉卒偶着此服非祕喪也以未成服）

故不衣縗絰耳九仙門在內西苑之東北角右神策軍右羽林軍右龍武軍列營於九仙門之西又大明宮圖宮城西面右銀臺門北爲九仙門

二十四日宣遺詔上縗服見百寮二十六日即位甲午宣遺詔於宣政殿太子縗服見百官丙申即皇帝位於太極殿衛士尚疑之企足引領而望之曰真太子也乃喜而泣

上學書於王伾頗有寵王叔文以碁進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碁伾下或有復出伾字○史云初翰林學士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碁叔文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伾杭州人也

詭譎多計譎音決○史云叔文譎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乘間常爲太子言民間疾苦

上在東宮嘗與諸侍讀并叔文論政至

宮市事太宗時晉王府有侍讀及爲太子亦置焉其後或置或否無常員掌講導經學

上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上獨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

禮記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

收人心何以自解叔文之言亦是所謂太奸若忠也上大驚
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
王伾兩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宮聞德宗太漸
上疾不能言伾即入以詔召叔文入坐翰林
中使決事詔下或無召字文下或無入字使下或無決字伾以叔文
意入言於宦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
者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冢宰兼山陵
使中丞武元衡爲副使宗正卿李紓爲按行
山陵地使刑部侍郎鄭雲逵爲鹵簿使宰下或無

兼字紓或作紓逵或作逹又命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撰
哀册文禮部侍郎權德輿撰謚册文太常卿
許孟容撰議文　庚子百寮請聽政曰自漢
以來喪期之數以日易月而皆三日而聽政
以來或作已來我國家列聖亦克脩奉罔或有違況
大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今日至期而
陛下未親政事羣臣不敢安宴存大孝以寧
萬國天下之幸不許是月昇泗州爲上州
二月辛丑朔中書侍郎平章事臣郢門下侍

郎平章事臣珣瑜檢校司空平章事臣佑奉
疏曰大行皇帝（漢書音義大行者不在之稱天子崩未有謚號故稱大行）
知陛下仁孝慮陛下悲哀不卽人心聽政事
故發遺詔令一行漢氏之制令陛下安得守
曾閔匹夫之小行忘皇王繼親之大孝以虧
臣子承順之義（曾閔曾參閔子騫也）猶不許　壬寅宰
臣又上言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寶命宜
奉先帝約束以時聽斷不可以久從之　癸
卯朝百寮于紫宸門（紫宸門紫宸殿門也長安志宣政殿北曰紫宸
門門內有紫宸殿卽內衙之正殿）杜佑前跪進曰陛下居憂
過禮羣臣懼焉願一覩聖顏因再拜而起左
右乃爲皇帝舉帷百寮皆再拜佑復奏曰陛
下至性殊常哀毀之甚臣等不勝惶灼伏望
爲宗廟社稷割哀強食　景午罷翰林陰陽
星卜醫相覆棊諸待詔三十二人（三或作四）初王
叔文以棊待詔既用事惡其與已儕類相亂
罷之　己酉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可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餘如故（易定節度使通鑑作加義武節度使而下無可）

（字舊史可作兼或無使字）河北節度自至德已來不常朝
覲前年冬茂昭來朝未還故寵之　辛亥詔
吏部侍郎韋執誼守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賜紫（辛亥舊史作辛卯侍郎作郎中左丞作尚書右丞新史通鑑則與此同）
初執誼為翰林學士知叔文幸於東宮傾心
附之叔文亦欲自廣朋黨密與交婣至是遂
特用為相　乙卯太常奏禮云喪三年不祭
惟祭天地社稷周禮圜鍾之均六變天神皆
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示咸出（鄭注圜鍾即夾鍾也屬卯正東

之律致天神以為之宮則帝所出之方也自子至巳為陽數自午至亥為陰數陽數至少陰之申而止陰數至少陽之寅而止圜鍾屬卯自卯至申其數六故圜鍾之變極於六也函鍾屬未西南方之律也致地示以為之宮則以致養之方也以函鍾屬未自未至寅其數八故函鍾之變極於八也）不廢天地之祭不敢以卑廢
尊也樂者所以降神也不以樂則祭不成今
遵遺詔行易月之制請制內遇祭輟樂終制
用樂從之　又奏禮三年祭宗廟今請竢禘祫
畢復常從之　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
長史（通州漢宕渠縣地後漢分置宣漢縣）詔曰實素以宗屬累

更任使騾升班列遂極寵榮而政乖惠和務在苛厲（詔下或有詞一道字曰下或有京尹嗣道王字）此年旱歉先聖憂人特詔逋租悉皆蠲免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徵剝頗紊朝廷之法實惟聚斂之臣（歉或作饉）自國哀已來增毒彌甚無辜斃踣深所興嗟朕嗣守洪業敷弘理道寧容蠹政以害齊人宜加貶黜用申邦憲尚從優貸俾佐遠藩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文法（文或作乃）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或無貸字）優人成輔端為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為三原令廷詬之（原或作泉非是）陵轢公卿以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陵或作凌）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

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
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閒道獲
免書李實事詳密可列之酷吏傳　壬戌戌舊史作寅誤制殿中丞
皇太子侍書翰林待詔王伾可守左常侍依
前翰林待詔書或作讀今按前云上學書於王伾後云以侍書得幸於上則此當從史作侍書爲是依前翰林待詔舊史作充翰林學士蘇州司功王
叔文可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又以司勳員外
郎翰林學士知制誥鄭絪爲中書舍人學士
如故又以給事中馮伉爲兵部侍郎以兵部

員外郎史館修撰歸登爲給事中修撰如故
登伉皆上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傅恩拜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六終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七

明　檇李　蔣之翹輯注

順宗實錄卷第二　起二月盡三月

二月甲子上御丹鳳門大赦天下（東内大明宮南面五門正南曰丹鳳門至德三載爲明鳳門尋復舊名）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原之諸色人中有才行兼茂明於理體者經術精深可爲師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宜委常參官各舉所

知其在外者、長吏精加訪擇具名聞奏仍優禮發遣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與人爲市隨給其直（外物下或有聞字）貞元末以宦者爲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白望者、言使人於市中左右望、白取其物不還本價也。兩市、長安城中東市西市也。隋名東市曰都會、西市曰利人。○麹按後漢襄楷上書曰、天宮者四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其言若爲唐主作偏）并要鬧坊閲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即斂手付與眞僞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

價之高下者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其論疑當作與論）仍索進奉門戶幷脚價錢（進奉門戶、言進奉所經由門戶皆有費用、如漢靈帝時所謂導行費也。脚價、謂傭人負荷奉物入內、有雇脚之費）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而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賣遇宦者稱宮市取之纔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以驢送至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待或作得○言待此驢負物買易然後可以給飲食）

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
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有死或作必死○街吏即金吾
左右街使之屬吏也詔黜此宦者而賜農夫絹十匹然
宮市亦不為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
聽初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宮市之害上頗嘉納以問戶部侍郎判度支蘇弁
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
聽　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又貞元中
要乳母皆令選寺觀婢以充之而給與其直
例多不中選寺觀次當出者賣產業割與地

買之貴有姿貌者以進其徒苦之至是亦禁
焉地上與字恐誤或賣產業是本文後改作割地而傳者不去舊文又誤增與字貞
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皆為暴橫
以取錢物五坊一日鵰坊二日鶻坊三日鷂坊四日鷹坊五日狗坊小兒者給
役五坊者也唐時給役者多呼為小兒如苑監小兒飛龍小兒五坊小兒是也五坊屬宣
徽院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
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
雀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
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

罵或時習蛇一囊爲質（質音致）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飢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攜而去上在春宮時則知其弊常欲奏禁之（春或作東）至即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悅　乙丑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錢物悉入正庫一助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翫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經入益少至貞元末遂月有獻焉謂之月進至是乃罷（遂或作逐）

非是命右金吾將軍兼中丞田景度持節告哀於吐蕃以庫部員外郎熊執易爲副（一統志吐蕃即今西番也一名烏思藏其先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兵部郎中兼中丞元季方告哀于新羅且冊立新羅嗣王主客員外郎兼殿中監馬于爲副（唐書新羅弁韓苗裔也居漢樂浪地橫千里縱三千里東距長人東南日本西百濟北高麗而王居金城環八百里）三月庚午朔出後宮三百人　辛未以翰林侍詔王伾爲翰林學士　壬申以故相撫州別駕姜公輔爲吉州刺史前戶部侍郎

判度支汀州別駕蘇弁爲忠州刺史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前京兆尹杭州刺史韓皐前諫議大夫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陸贄貶在貞元十一年陽城貶在十四年俱詳後十六年鄭餘慶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戶部侍郎判度支于頔素善願所奏事餘慶多勸上從之上以爲朋比貶餘慶郴州司馬韓皐爲京兆尹十四年貶撫州員外司馬未幾徙杭州刺史德宗自貞元十年已後不復有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以微過忤旨譴逐者一去皆不復敘用至是人情大悅而陸贄陽城皆未聞追

詔而卒於遷所士君子惜之聞下或有於字　癸酉出後宮并教坊女妓六百人聽其親戚迎于九仙門百姓相聚讙呼大喜　景戌詔曰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可檢校司徒平章事充度支并鹽鐵使以浙西觀察李錡爲浙西節度檢校刑部尚書賜徐州軍額曰武寧制曰朕新委元臣綜釐重務爰求貳職固在能臣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識瓌材寡徒少欲質直無隱沈深有謀其忠也盡致君之大方其言

也。是為政之要道。凡所詢訪，皆合大猷。宜繼前勞，佇光新命。可度支鹽鐵副使，依前翰林學士，本官賜如故。賜如或作餘如初。叔文既專內外之政，與其黨謀曰：判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厚結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權。驟使重職，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之為副，以專之。藉史作籍，或無之。除之疑當作除巳。○范祖禹曰：祐以舊相不恥與小人共事而為之用，其可賤也夫。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紹

為兵部尚書，以吏部郎中李鄘為御史中丞，武元衡為左庶子。初，叔文黨數人，貞元末已為御史，在臺。至元衡為中丞，薄其人，待之鹵莽，皆有所憾。元衡為山陵儀仗使，劉禹錫求為判官，不許。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己，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為之動。叔文怒，故有所授。庚寅制下。下或有日字。門下侍郎守吏部尚書平章事賈耽可檢校司空兼左僕射，守門下侍郎平章事鄭珣瑜可守吏部尚書，守中書侍郎平章

事高郢可守刑部尚書守尚書左丞平章事
韋執誼可守中書侍郎並依前平章事癸
巳詔曰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于
長子所以基社稷而固邦統古之制也廣陵
王某孝友溫恭慈仁忠恕博厚以容物寬明
而愛人祗服訓詞言皆合雅講求典學禮必
從師居有令聞動無違德朕獲纘丕緒祗若
大猷惟懷永圖用建儲貳以承宗廟以奉粢
盛爰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冊爲皇太子改名

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初廣陵王名從
水傍享至冊爲皇太子始改從今名上疾久不愈時
扶御殿群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
危懼思早立太子而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
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皆先朝任
使舊人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啓上召
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李程王涯草立太子
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虞惡之絪不
復請書紙爲立嫡以長字呈上上
頷之癸巳立淳爲太子更名純丁酉吏
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稱疾去位其日珣瑜
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
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誼計

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吏職也以直中書省故名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慭赧赧乃版切與赧同竟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筯以待郢下或有鄭字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已與之同餐閤中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畏懼叔文莫敢出言或無不字非是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前是左僕射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珣瑜又繼去范祖禹曰賈耽鄭珣瑜爲相碌

碌無補然知其不可引疾而去能知恥矣方之杜祐高郢豈不有間哉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焉

唐韓昌黎外集巻第七終

唐韓昌黎外集巻第八

明樵李將之翹輯注

順宗實錄卷第三 起四月盡五月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長安志宣政殿在東内宣政門内）冊皇太子冊曰建儲貳者必歸於冢嗣固邦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元子廣陵王某幼挺岐嶷長標洵淑佩詩禮之明訓宣忠孝之弘規居惟保和動必循道識達刑政器合温文愛敬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士庶神祇歸鑒罔

不協從是用命爾爲皇太子於戲維我烈祖之有天下也功格上帝祚流無窮光纘洪業逮予十葉虔恭寅畏日愼一日付爾以承祧之重勵爾以主鬯之勤以貞萬國之心以揚三善之德爾其尊師重傅親賢遠佞非禮勿踐非義勿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丕承祖宗之休烈可不愼歟時上即位已久而臣下未有親奏對者內外盛言王伾王叔文專行斷決日有異說又屬頻雨皆以爲羣小用事之應

至將册禮之夕雨乃止追行事之時天氣淸朗有慶雲見識者以爲天意所歸及覩皇太子儀表班行旣退無不相賀至有感泣者

戊申詔曰惟先王光有天下必正我邦本以立人極建儲貳以承宗祧所以啓迪大猷安固洪業斯前代之令典也皇太子某體仁秉哲恭敬溫文德協元良禮當上嗣朕奉若丕訓憲章前式惟承社稷之重載考春秋之義授之匕鬯以奉粢盛爰以令辰俾膺茂典今

冊禮云畢感慶交懷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自
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巳後至四月
九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者特降從流
流已下遞減一等文武常參并州府縣官子
爲父後者賜勳兩轉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
選師傅以翼輔之法於訓詞而行其典禮左
右前後罔非正人是以教諭而成德也給事
中陸質中書舍人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
夙夜講習庶協于中並充皇太子侍讀陸質初名

淳因避太子名更之按韋執誼自以專權恐太子不悅故以質爲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質發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爲寡人解經義耳何爲預他事質惶懼而出天
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
加存卹　庚戌封皇太子長子寍等六人爲
郡王寍寬宥察寰寮等六人也　癸酉按酉字當作丑贈吐蕃弔
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館修撰張薦
禮部尚書薦字孝舉代居深州之陸澤祖文
成博學工文詞性好詼諧七登文學科薦聰
明強記歷代史傳無不貫通爲太師顏眞卿

所稱賞遂知名大曆中江東觀察表薦之（江或作浙）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兼史館修撰貞元初爲太常博士四年迴紇求和親使送咸安公主入迴紇（貞元四年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得唐許婚甚喜遣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及大臣妻并國相䟱跌都督以下千餘人來迎可敦辭甚恭曰昔爲兄弟今爲子婿半子也吐番爲患子當爲父除之因詈辱吐番使者以絕冬十月戊子迴紇至長安可汗仍表請改迴紇爲迴鶻許之庚子冊命咸安公主加迴鶻可汗長壽天親可汗十一月以刑部尚書關播爲送咸安公主兼冊迴鶻可汗使）以薦爲判官改授殿中侍御史累遷諫議大夫十一年冊

迴紇子薦以祕書少監持節爲使遲久之遷祕書監（貞元十一年迴鶻奉誠可汗卒無子國人立其骨咄祿爲可汗骨咄祿本姓䟱跌氏辨慧有勇畧自天親時典兵馬用事大臣諸酋長皆畏服之既爲可汗以姓藥葛羅氏遣使來告喪自天親可汗以上子孫幼穉者皆納之闕庭又二月庚寅遣秘書監張薦冊拜迴鶻可汗骨咄祿爲騰里邏羽錄沒密施合胡祿毗伽懷信可汗）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爲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弔贈至於赤嶺東迴紇辟吐蕃傳歸其柩（辟字恐誤）前後三使異國自始命至卒常兼史職在史館二十年著宰輔傳略五服圖記寓

居録靈怪集等 景寅罷閩中萬安監先是福建觀察郴晃久不遷欲立事迹以求恩寵（立或作以）乃奏云閩中南朝放牧之地畜羊馬可使孳息請置監許之收境中畜産令吏牧其中（收或作牧）羊大者不過十斤馬之良者估不過數千不經時輙死又歛百姓苦之遠近以爲笑至是觀察閻濟美奏罷之 丁卯命焚容州所進毒藥可殺人者（可或作所） 五月己巳（史作戊辰無五月字）以杭州刺史韓皐爲尚書左丞（左或作右）

辛未（史作五月己巳）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爲檢校右僕射兼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兼右使作左右）叔文欲專兵柄藉希朝年老舊將故用爲將帥使主其名而尋以其黨韓泰爲行軍司馬專其事（主或作在○此與用杜佑掌利權同一計術） 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守兵部郎中兼中丞充左右神策京西都柵行營兵馬節度行軍司馬賜紫 乙亥追贬爲檢校兵部郎中職如故 甲申（史作丁丑）以萬年令房啓爲

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初啓善於叔文之黨
因相推致遂獲寵於叔文求進用或無因字叔文
以為容管經略使使行約至荊南授之云脁
不得荊南即與湖南故啓宿嶺於江陵宿音秀嶺
音溜○前漢武帝紀宿嶺海上注蹻躇停待貌久之方行至湖南又
久之而叔文與執誼爭權數有異同故不果
尋聞皇太子監國啓惶駭奔馳而往是日以
郴州員外司馬鄭餘慶為尚書左丞是日史作癸未
乙酉以尚書左丞韓皐為鄂岳觀察武昌

軍節度使以尚下十八字史作以右丞韓皐為鄂岳沔蘄團練觀察使仍係日
甲辰下初皐自以前輩舊人累更重任頗以簡
倨自高嫉叔文之黨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
人皐從弟曅幸於叔文以告叔文故出之
辛卯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職如故賜紫初
叔文欲依前帶翰林學士宦者俱文珍等惡
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
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
職事即無因而至矣日時猶言日日時時也約言之耳王伾

曰諾即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十六日一入翰
林去學士名又與歸登同日賜紫內出衫笏
賜登而叔文不需文珍等所惡獨不得賜今按
而叔文下數句重複不可讀疑因後來修改已增新字而不去舊文如前買乳母之例也
蓋上文已有俱文珍等惡其專權之句則此不當更有文珍等所惡五字有不需字即不
當更有獨不得賜四字若并有此九字則上不當有不需字且此文珍等字上亦合更有
脫字謬誤甚明今當削去文珍等以下九字則語意明白無復可疑矣由此始
懼以衢州別駕令狐峘爲祕書少監峘國子
祭酒德棻玄孫進士登第司徒楊綰未達時

遇之以[illegible]貴爲禮部修史引峘入史館自華
原尉拜拾遺累遷起居舍人大曆八年劉晏
爲吏部尚書奏峘爲刑部員外判南曹累遷
至禮部侍郎峘之判南曹晏爲尚書楊炎爲
侍郎峘得晏之舉分闕必擇其善者與晏而
以惡者與炎炎固已不平至峘爲禮部而炎
爲相有杜封者故相鴻漸之子求補弘文生
炎嘗出杜氏門下託峘以封峘謂使者曰相
公欲封成其名乞署封名下一字峘因得以

訐焉炎不意峘賣己之署名屬峘峘明日疏訐
宰相炎迫臣以威臣從之則負陛下不從則
炎當害臣即或作則德宗以問炎炎具道所以德
宗怒曰此姦人不可奈欲杖而流之炎救解
乃黜爲衡州別駕貞元初李泌爲相以左庶
子史館修撰徵至則與同職孔述睿爭競紬
繹數侵述睿述睿長告以讓不欲爭告或作者○長
告謂長假也泌卒實參爲相惡其爲人貶吉州別
駕歲除吉州刺史齊映除江西觀察過吉州峘

自以前輩懷怏怏不以刺史禮見入謁從容
步進不襪背屬戎器或無襪字或又作袜非是映以爲恨
去至府奏峘舉前刺史過失鞫不得眞無政
事不宜臨郡貶衡州別駕上即位以祕書少
監徵未至卒峘在史館修玄宗實錄一百卷
撰代宗實錄三十卷雖頗勤苦然多遺漏不
稱良史初德宗將厚奉元陵事峘時爲中書
舍人兼史職奏疏諫請薄其塟有答詔優獎
元和三年以脩實錄功追贈工部尚書新史初峘

元和中其子太僕丞丕獻之以勞贈工部尚受詔撰次代宗實錄未就會貶詔聽在外成書

書

是月以襄州爲襄府按元和郡國志作襄陽大都督府恐襄下當有陽字徙臨漢縣於古城曰鄧城縣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八終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九

明 檇李蔣之翹輯注

順宗實錄卷第四 起六月盡七月

六月乙亥乙或作己史亦作己貶宣州巡官羊士諤爲汀州寧化縣尉唐制節度觀察其屬皆有巡官開元二十四年開山洞置黃連縣天寶元年更名寧化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八十里士諤性傾躁時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事朋黨相煽頗不能平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爲不可遂貶

焉殺史作煞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節度副使將韋皐之意于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唐六典凡天下邊軍皆有支度之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將奉也行也劍南東川西川及山南西道爲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誠於公若與其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當有以相酬使某或作使闢與其疑當作與其○太尉謂韋皐也叔文怒亦將斬之而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京師未去至聞士謗遂逃歸尚下或有以字士或作貶今按士上當別有貶字

左散騎

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遼東有功爲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史萬福學騎射從王斛斯以別校征遼東有功李峘伐劉展署爲部將斬首萬級累攝壽州刺史舒廬壽都團練使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川界爲盜所奪萬福使輕兵馳入潁川界討之入潁川或作入潁州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

財物牛馬萬計悉還其家爲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鎭壽州萬福不以爲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爲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暦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杲召臣如河北賊諸將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許杲事方當大用卿即以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杲爲其將康自勸所逐（勸或作勸史亦作勸下同）自勸擁兵繼掠循淮而東（擁或作擁）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所虜掠金銀婦女等皆獲致其家（女或作人）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遂帶和州刺史鎭咸

陽固留宿衛（固或作因）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
兵守埇橋渦口（埇音勇）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
渦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爲濠州刺史萬福
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
岸睥睨不敢動諸道繼進改泗州刺史爲杜
亞所忌徵拜左金吾衛將軍名見德宗驚曰
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圖形凌煙閣
數賜酒饌衣服并敕度支籍口畜給其費至
賀陽城等於延英門外天下益重其名二十

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元和元年
當作貞元二十一年）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
七十年未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愛癸
丑韋皐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皇太子牋
尋而裴垍嚴綬表繼至悉與皐同（裴垍詳本皆作裴均）
按裴垍時爲攷功員外郎裴均爲荊南節度
使宜從詳本○史韋皐上表以爲陛下哀毀
成疾重勞萬機故久而未安請權令太子親
監庶政俟皇躬痊愈復歸春宮臣位兼將相
今之所陳乃其職分又上太子牋以爲聖上
遠法高宗諒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
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賞罰任
情墮紀紊綱散府庫之積以賂權門樹置腹

心偏於貴位潛結左右憂在蕭牆竊恐傾太宗盛業危殿下家邦願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羣小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皐自恃重臣遠處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姦佞而荆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牋表繼至與皐同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書故道州刺史陽城左常侍

贄字敬輿吳郡人也史作蘇州嘉興人年十八進士及第贄大暦八年及第時年二十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選爲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德宗幸奉天贄隨行在天下搔擾遠近徵發書詔一日數十下皆出於贄一日或作互日非是贄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艸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啓德宗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已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已致興後代推以爲聖人左傳臧文仲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爲賢者楚昭王遭闔閭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憐之爲之出兵二國并力遂走吳師昭王復國陛下誠能不悋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爲詔詞無所忌

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迴心喻旨德宗從之
故行在制誥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
涕感激議者咸以爲德宗尅平寇難旋復天
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
腹心有助焉累遷攷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
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
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且久矣其爲相實參
深忌之贄亦短參之所爲且言其黷貨於是
與參不能平尋眞拜兵部侍郎知禮部貢擧

於進士中得人爲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
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
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
不了尋勘眞僞紛雜吏因得大爲姦巧選士
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
歲無人贄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
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竇
參出李巽爲常州刺史且追其行巽常銜之
至參貶爲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

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罷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異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士寧常德之故致厚賂德宗以參得罪而以武將交結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贄焉 以武或作與武○司馬溫公云贄傳曰德宗殺參贄有力焉按贄請令長舉屬吏狀云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乃解參之語也及參之死贄解救甚至當時之人見參與贄有隙遂以已意猜之史官不悅者因歸罪於贄耳唐小說云竇參所寵青衣上清者參死沒入掖庭因言陸贄誣陷參事德宗乃下詔雪參此說與舊史同 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贄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贄而代之又知贄之不與己多阻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玄故與贄同職姦巧佻薄與贄不相能知贄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贄短宰相趙璟本贄所引同對嫉贄之權密以贄所戲彈延齡事告延齡 戲通鑑作譏或作談戲彈或作彈戲 延齡益得

以爲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贄竟罷贄相以爲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朱子曰按史滂充皆以論裴延齡得罪此但著黜滂充等而上文不言其所以得罪之由蓋脫漏也言事者皆言其屈皆或作多○朱祁曰德宗之不亾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贄謀乃已平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至延齡輩則寵任盤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世言贄自罷翰林以爲與吳通玄兄弟爭寵竇參之敗贄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訾邪贄固畏懼至爲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贄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

百姓且流亡度支憂懼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羣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芻德宗意延齡前言即迴馬而歸翹嘗詠懷構李古跡有陸宣公祠詩陸相祠堂野艸蕪蕭蕭檜栢列城隅當年賈誼此其輩何代能無絳灌徒四壁雲雷懸畫冷中天日月照忠孤經行爲灑英雄淚竟使遺文畢壯圖說者謂贄以負讒失職流離竄死誠可哀憤此皆以賈太傅方之蓋千古確論云由是貶贄爲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贄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

止贄之爲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
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
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
人之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
由贄而然司馬温公云凡爲宰相者皆欲專
權安肯自求失職不任宰相乃德
宗之失而歸咎於贄豈人情也贄論朝官闕
員狀云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
職員致勞睿思巨小經慮此乃諫
德宗不任宰相親治細事之詞也贄居忠州
十餘年常閉門不出入人無識面者避謗不
著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爲陸氏集驗方五十

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即位與鄭餘
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贄皆卒　城字亢
宗北平人史云城定縣北平人徙陜州夏縣代爲官族好學
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爲書寫吏集賢殿名唐開
元中置漢魏以來秘書省有其職梁武帝於
文德殿內列藏衆書北齊有文林館學士後
周有麟趾殿學士皆掌著述隋平陳之後寫
書正副二本藏於宮中煬帝於東都觀文殿
上東西廂貯書自漢延熹至隋唐皆秘書掌
圖籍而禁中之書時或有焉初開元五年於
乾元殿東廊下寫四部書仍令秘書監馬懷
素右騎常侍褚無量總其事於麗正殿爲修
書使至十二年學士張説等宴於集仙殿於
是改殿名集賢改修書使爲集賢殿書院

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經六年遂無所不通
乃去滄州中條山下州或作洲非是○史云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
山此畧之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閭里
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決之李泌爲相舉
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
風采想或作相云城山人能自苦刻不樂名利必
諫諍矣職下咸畏憚之既至諸諫官紛紛言
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子或作下非是而
城方與其二弟牟容連夜痛飲人莫能窺其

意平或作并容或作客二字或作并客爲是○退之嘗作爭臣論譏之以此有懷
刺譏之者將造城而問者今按此二句亦衍二句疑亦以修改
重複而誤也今當刪去譏之者將四字城揣知其意輒彊與酒
輒上或有疊與坐字客或時先醉臥
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
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
菜鹽米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嫗
無留也未嘗有所貯積雖其所服用切急不
可闕者客稱其物可愛城輒喜舉而授之陳

長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月
有獲焉　叙事歷歷城頗有晉人風味　至裴延齡讒毀陸贄
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救者城聞而
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之人而
信用姦臣即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門
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　數人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延英門延英殿門也按六典宣政殿門西上閤門之西即爲延英門門之左曰延英殿
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
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

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
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　直臣或作直言　遂
徧拜城與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
下安得不太平也　或無也字　已而連呼太平萬歲
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年八十餘自此名重
天下　萬福是偉人是奇男子陳仁錫曰如此立朝方獨立不懼　時朝夕相
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當取白麻壞之慟
哭於庭　唐故事中書用黃白二麻爲綸命輕重之辨其後翰林學士專掌內命中書用黃麻其白皆在翰林院拜授將相德音赦宥則用之宋白曰唐故事白麻皆內庭代

言命輔臣除節將恤災患討不庭則用之宰
臣於正衙受付若命相之書則通事舍人承
旨皆宣贊訖始下有司翰林志凡拔書德音
立后建儲行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命將日
並使白麻紙不使印雙日起草候閤門鑰入
而後進呈至隻日百寮並班於宣政殿樞密
使引按自東上閤門出若拜免宰相即使付
通事舍人餘付中書門下並通事舍人宣示
若機務急速亦雙日甚速者雖休暇亦追班
宣示○歐陽脩曰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
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
有待而然退之不識而妄譏脩獨以爲不然
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已五年復二年始
廷論陸贄及沮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
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付受失宜叛將強臣
羅列天下又多猜忌信任小人於此之時豈
無一事可言而需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
於延齡陸贄兩事者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

也而爲諫官七年適遇兩事一諫而罷以塞
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
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范祖禹曰論者或議
城以在職久而不言贄若不以是則無所成其
名矣是不然城有待而爲者也遇裴延齡爲
相欲殺陸贄將終身廢弃焉無所憾自古處
下之有益於國如城者鮮矣後世猶
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　竟坐延
齡事貶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日凡學者
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盍有久不省其親
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嘗
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無
根蒂吏縱求得城家縱當作蹤字坐吏於門與約

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爲黨
罪人出爲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李儻等二
百七十人詣闕乞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不
得上二百七十人史作二百人柳宗元陽公遺愛碣作百六十人儻一作償○史云城既行太學生皆涕泣立石紀德按太學生乞留其姓名可攷又有廬江何蕃云在
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
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稅不登賦稅或作稅賦觀察
使數誚讓上攷功第城自署第曰撫字心勞
徵科政拙攷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

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
官來以爲已有罪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
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
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固不復歸館門外
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
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崔承
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按或作或非是城孝
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
妹依城以居有生年四十餘癡不能如人常

與弟負之以遊生或作甥或作男有生史作其子初城之妹
夫亾在他處家貧不能墓城親與其弟昇尸
以歸墓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卒時年六
十餘史作七十年　戊午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爲
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其日王伾詐稱疾自免
自叔文歸第伾日詣中人幷杜佑請起叔文
爲相且總北軍既不得請以威遠軍使平章
事按舊郭子儀傳肅宗上元元年以子儀爲諸道兵馬都統令帥英武威遠等禁軍及
諸鎮之師取范陽既而爲魚朝恩所沮不行則威遠軍肅宗置也至德宗時以左右威遠

營隷鴻臚貫耽以鴻臚卿兼威遠軍使至元
和二年勑左右威遠營置來已久著在國章
其英武軍併入左右威遠營其
後遂以宦官爲使不復隷鴻臚　又不得其黨
皆憂悸不自保伾至其且坐翰林中疏三上
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忽叫曰伾中風
矣明日遂輿歸不出　戊子以禮部侍郎權
德輿爲戶部侍郎以倉部郎中判度支陳諫
爲河中少尹伾叔文之黨於是始去　乙未
詔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某句當句古候切當丁
浪切百辟羣后中外庶僚悉心輔翼以底于理

宣布朕意咸使知聞上自初即位則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時扶坐殿羣臣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爲之内主執誼行之於外朋黨諠譁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旣知内外厭毒慮見摧敗卽謀兵權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爲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内離外有韋皐裴垍嚴綬等牋表（垍當作均）而中官劉光奇倶文珍薛盈

珍尚解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猜屢以啓上上固已厭倦萬機惡叔文等至是遂名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王涯等入至德殿撰制詔而發命焉（詔或作誥）又下制以太常卿杜黄裳爲門下侍郎左金吾衛大將軍袁滋爲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又下制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刑部尚書平章事高郢並守本官罷相皇太子見百寮於東朝（唐六典大明宮含元殿夾殿有兩閣左曰翔鸞翔鸞閣下爲東朝堂右曰棲鳳棲鳳閣下爲西朝堂）百僚拜賀

皇太子涕泣不答拜景申詔宰臣告天地社稷皇太子見四方使於麟德殿西亭（麟德殿在東内仙居殿西北此殿三面故亦名三殿）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九終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十

順宗實錄卷第五（起八月盡至山陵）

明檇李蔣之翹輯注

八月庚子詔曰惟皇天祐命烈祖誕受方國九聖儲祉萬方咸休（九聖謂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肅宗德宗也）肆予一人獲纘丕業嚴恭守位不遑暇逸（遑或作給今从史）而天祐匪降（匪史作不）疾恙無瘳（無或作逮今从史）將何以奉宗廟之靈展郊禋之禮疇咨庶尹對越上玄內愧于朕心上畏于天命夙

夜祇慄惟懼永圖惟懼史作渓惟一日萬機不可以久曠天工人代不可以久違皇太子某膚哲溫文寬和慈惠慈史作仁孝友之德愛敬之誠愛敬或作敬愛或作仁愛今从史通于神明格于上下是用推皇王至公之道遵父子傳歸之制付之重器以撫兆人必能宣祖宗之重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憲永綏四方宜令皇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居興慶宮興慶宮唐南内宮也六典京城東南角坊名隆慶中有明皇爲諸王時故宅宅臨太池即龍池池中有龍堂開元二年以宅爲宮既取坊名以爲宮名而帝之二名其一亦爲隆故改爲興慶宮又取永嘉坊勝業坊之半而增廣之以在太極宮東南故謂之南内制勅稱誥所司擇日行冊禮

永貞元年八月辛丑太上皇居興慶宮誥曰有天下者傳歸於子前王之制也欽若大典斯爲至公式揚耿光用體文德朕獲奉宗廟臨御萬方降疾不瘳庶政多闕乃命元子代予守邦爰以令辰光膺冊禮宜以今月九日冊皇帝於宣政殿德宗大行在殯上皇在興慶宮故憲宗不敢於前殿

郎位也仍命檢校司徒杜佑充冊使門下侍郎杜黃裳充副使仍命下二十一字史無國有太命恩俾惟新宜因紀元之慶用覃在宥之澤宜改貞元二十一年為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　又下誥曰人倫之本王化之先爰舉令圖允資內輔式表后妃之德俾形邦國之風茲禮經之大典也禮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良娣王氏

家承茂族德冠中宮雅修彤管之規克佩姆師之訓又經要義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環以進退之婚禮注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為姆自服勤蘋藻祇奉宗祧詩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言采之以奉祭祀也令範益彰母儀斯著後漢郭皇后紀好禮節儉有母儀之德宜正長秋之位以明繼體之尊漢百官表有大長秋注秋者秋成之時長者恒久之義故以為皇后宮名景帝時置皇后卿也良媛董氏備位後庭素稱淑慎進升號位禮亦宜之號位或作位號良娣可冊為太上皇后良媛宜

冊爲太上皇德妃仍令所司備禮擇日冊命
宣示中外咸使知聞　壬寅制王伾開州司
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並員外置馳驛發遣舊志
開州京師南一千四百六十里渝州京師西南二千七百四十八里　叔文越
州人以棊入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間
常言人間疾苦上將大論宮市事叔文說中
上意遂有寵因爲上言某可爲將某可爲相
幸異日用之密結韋執誼并有當時名欲僥
倖而速進者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
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爲死交而凌
準程异等又因其黨而進交遊蹤跡詭祕莫
有知其端者陸質初名淳嘗爲左司郎中已見前呂溫渭之子時爲左拾遺
李景儉瑀之孫進士及第韓曄混之族子陳諫嘗爲侍御史柳宗元劉禹錫時爲監察御
史○陳仁錫曰此眞敗種也賢者而求速進與爲黨夫皆無所不至矣　貞元十九
年補闕張正買疏諫他事得召見正買與王
仲舒劉伯芻裴茝常仲孺呂洞相善數遊止
按張正買德宗實錄作張正一通鑑从之史王仲舒下更有韋成季三字今詳下文有成
季字則此處當有此三字亦脫漏茝昌亥切　正買得召見諸往來

者皆往賀之有與之不善者告叔文執誼云
正買疏似論君朋黨事誼少誠執誼叔文信
之執誼嘗爲翰林學士父死罷官此時雖爲
散官以恩時時召入問外事執誼因言成季
等朋讌聚遊無度皆譴斥之人莫知其由叔
文既得志與王伾李忠言等專斷外事遂首
用韋執誼爲相其常所交結相次拔擢至一
日除數人日夜羣聚（常或作嘗上或無至字）伾以侍書
幸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

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
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
見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昭容婦官名九嬪之一漢武帝所置唐因之）
伾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
曄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採
聽外事上疾久不瘳內外皆欲上早定太子
位叔文默不發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
獨有憂色（喜上或有皆字）常吟杜甫題諸葛亮廟詩
末句云出師未用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按杜詩用作雖捷或作戰

因歔欷涕洟聞者咸竊笑之判兩使事未嘗以簿書爲意日引其黨屏人切切細語謀奪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既令范希朝韓泰總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爲叔文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白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

幾而毋死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皆恟懼皇太子既監國遂逐之明年乃殺之伾杭州人病死遷所其黨皆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奇才者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持母喪在東都而呂溫使吐蕃半歲至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敗後數月乃貶執誼爲崖州司馬後二年病死海上執誼杜黄裳子壻與黄裳

同在相位故最在後貶　執誼進士對策高
等（執誼京兆人建中三年中進士第貞元元年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第一人）驟
遷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惠便辟媚幸於
德宗而性貪婪詭賊其從祖兄夏卿爲吏部
侍郎執誼爲翰林學士受財爲人求科第夏
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
曰吾與卿賴先人德致名位幸各已達豈可
如此自毀壞擺袖引身而去執誼大慙恨已（或
作以）既而爲叔文所引用衂不敢負叔文追公

議時時有異同輒令人謝叔文云非敢負約
爲異同蓋欲曲成兄弟爾（約或作終非是弟疑當作事）叔
文不之信遂成仇怨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
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爲相常不自得長奄奄
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敗死時纔
四十餘執誼自卑嘗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爲
郎官時嘗與同舍郎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
圖執誼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還所坐
堂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就觀之乃崖

州圖也以爲不祥甚惡之懼不能出口至朕
果得崖州爲一統志崖州縣名唐振州今屬廣東瓊州府
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戌史作寅下同太上皇於興
慶宮受朝賀皇帝率百僚奉上尊號曰應乾
聖壽太上皇册文曰維永貞二年二或作元非是歲
次景戌正月景戌朔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
册言臣聞上聖玄邈獨超乎希夷彊名之極
猶存乎罔象彊或作疆非是豈足以表無爲之德光
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册攸著洎泳遺德

感於精誠仰奉洪徽有以自塌伏惟太上皇
帝陛下道繼玄元業纘皇極膺千載之休曆
承九聖之耿光昭宣化源發揚大號政有敦
本示儉慶裕格天政有二字疑衍恩翔春風仁育羣
品而功成不處褰裳去之付神器於沖人想
汾陽以高蹈體堯之德與神同符其動也天
其靜也地巍巍事表無得而言顧茲寡昧屬
膺大寶懼黍傳歸之業莫申繼述之志夙夜
兢畏惟懷永圖今天下幸安皆庸訓所被而

夫極徽號執報君親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
列抗疏於內方伯藩守億兆之衆同詞於外
請因壽曆以播鴻名臣不勝大願謹上尊號
曰應乾聖壽太上皇當三朝獻壽之辰應丕
紀啓元之始前漢孔光傳正月一日爲三朝謂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書五紀一日歲二日月三日日四日星辰五日曆數光膺徽稱允協神休
斯天下之慶也
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咸
寧殿年四十六遺詔曰朕聞死生者物之大
歸脩短者人之常分開或作觀古先哲王明於至
道莫不知其終以存義順其變以節哀故存
者不至於傷生逝者不至於甚痛謂之達理
以貫通喪朕自弱齡即敦清靜建乎近歲又
嬰沈痼嘗亦親政益倦于勤以皇帝天資仁
孝日躋聖敬爰釋重負委之康濟而能內睦
于九族外勤于萬機問寢益嚴侍膳無曠推
此至德以安庶邦朕之知子無愧天下今厭
疾大漸不寤不與付託得人顧復何恨四海

兆庶亦奚所哀但聖人大孝在乎善繼樞務
之重軍國之殷纘而承之不可墮闕以日易
月抑惟舊章皇帝宜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
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三五或作三非是）方
鎮岳牧不用離任赴京天下吏人詔至後出
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嫁祠祀飲酒食肉宮
中當臨者朝晡各十五舉音非朝晡臨時禁
無得哭釋服之後勿禁樂他不在詔中者皆
以類從事伏以崇陵仙寢復土纔終何邑寢

人休功未殺今又重勞營奉朕所哀矜況漢
魏二文皆著遺令永言景行常志夙心其山
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用以金銀錦綵為飾
百辟卿士同力盡忠克申送往之哀宜展事
居之禮（居或作君非是）布告天下明知朕懷　七月
壬申葬豐陵（豐陵在京兆富平縣東三十里金甕山諱誦正集四卷豐陵行）
諡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廟曰順宗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十終